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

巴蜀
全書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《巴蜀全書》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《巴蜀全書》

宋代蜀文輯存校補



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

世，天下之大，知所以適治之路，災變橫生，川原震裂，江河湧沸，人口流離，災火繼作，靡月格時，而其變不止。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，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今世之患，莫急於無財而已。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，國之所以立，一財之所以成敗，常必由之。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，以為澤山殺解八錢，羅三百萬斛，羌人不敢動矣。諸葛亮用兵如神，而以糧道不繼，屢出無功。由是觀之，苟無其財，雖有智勇不能自致於踐步，苟有其財，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軍。陛下頃以夏夏不臣，赫然發憤，健用兵之策，招來橫山之民，將奪其險阻，欲殲其國而後已。方是之時，夏人殘虐失業，橫山之民厭苦思漢，而又乘其驚擾，倍加之以兵，此非計之失者也。然而邊無數月之糧，關中無終歲之儲，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。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，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，既而邊臣失律，先事輕發，亦既入踐其國，係虜其民矣。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，獲其人而不敢臣，雖有成功而不敢德也。其終卒至於廢輪讓臣而講和好，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，而獲之於既發之後，豈以為是失策而悔之哉？誠無財以繼其後也。且夫財之不足，是為國之先務也。至於鞭笞四夷，臣愚異類，足輕海之餘功，而太平之稱飾也。然今臣先之，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，出秘府之財，提內郡之糧，督漕運之吏，備沿邊之儲，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守財矣，然猶以為未也。何者？秘府之財不可多取，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，可以舒目前之憂，而不可以為長久之計。此臣所以求救其隱憂，而不能自己也。蓋善為國者不然，知財之憂急，而萬事賴焉，故常使財勝其事，而事不勝財，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。財者車馬也，事者其所載物也。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，車輕其物，馬有餘力，車有餘量，然後可以以載重起而事不匱，登斯險而馬不踣。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，民力困矣，而工用不足，平居餽餉僅能以自足，而事變之生，復不可料。譬如繁車驅馬而引丘山之載，牽而無虞，猶恐不能勝，不幸而有陰雨之變，陸殺之險，其患必有不可知者，故臣深思極慮，以為方今之計，莫如豐財。然臣之所謂豐財者，非求財而益之也，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。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，雖不求豐財，然而非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。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：一曰冗吏，二曰冗兵，三曰冗費。

冗吏之設，謂前古之所以實吏之意，有是民也，而後有是官，有是官也，而後有是吏。愚民而置官，置官而求吏，其本凡以為民而已，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，郡縣之職然也。取之於民，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，出以為守令，人以為卿相，出入相受，中外相貫，一人去之，一人補之，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。近世以來，取人不由其官，士之來者，皆由有恩賞，於是吏無限制，於是吏無限制，而官法始

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《巴蜀全書》(10@ZH005)

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《巴蜀全書》(川宣2012. 110)

宋代蜀文輯存校補



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

重慶大學出版社

宋代蜀文輯存卷第四十七

喻汝礪 十五首

論都不可遷疏

《〔建炎以來〕繫年要錄》卷六

敵可辟，都不可遷。汴都者，天下之根本也。若舍汴都而都金陵，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。夫以諸葛之奇才，而不能軋曹操；李克用之驍勇，而不能抗朱溫，何哉？曹魏、朱梁先定中原，庸蜀、晉陽特燭然一方之伯者耳，安足當中原之強大乎？臣謂中原決不可舍，以爲興王之資；汴都決不可遷，以蹈金人之計。 建炎元年六月

論經制中夏宜擇人整理軍糧疏

《〔建炎以來〕繫年要錄》卷十六

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，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。望擇久歷藩方、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，招集潰兵，勞徕流徙，式遏寇盜。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，庶可以繫二京、兩河、山東、陝西五路父老之心。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，臣謂使此錢自三峽、湖、湘平底建康，固爲甚善，萬一

中途爲姦人所竊，適足資寇。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，今關輔榛莽，軍無見糧，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。若得上件財帛養之，則秦、晉之民皆爲吾用矣。 建炎二年六月

論蜀事四可憂並陳經畫二策疏

《〔建炎以來〕繫年要錄》卷九十四

蜀，罷國也，左無秦、隴以爲隱蔽，右無襄、鄧以爲垣墉。昨者金人驅兵，約賚深入，和尚原險要之地已屬之於秦矣。金引兵下清泥嶺，薄仙人關，前眺鐵山，我無東北，蜀之飛鳥不踰河池，則惴惴之蜀豈不甚病也哉？尚賴陛下英武之威，吳玠等極力拒守，敵遂引去。夫所謂和尚原者，鳳翔之東境，距寶雞縣裁兩驛，抵鳳翔不能百里。我若屯兵其間，則可以下窺秦雍，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。所謂仙人關者，興之東境，距利州裁七驛，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（羸）〔羸〕^①。今我退守仙人關，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。敵既到仙人關，習知山峽隘險，難以進兵，必相與籌畫，別生計策。他日分兵數道並進，一軍自階、成趨文、政，一軍自梁、洋經米倉入巴、閬，一軍自均、房由達州山路入夔、峽，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，以綴吳玠。勢分形散，所備皆急，一處破壞，則在處震蕩，此其可憂一也。

臣嘗日夜深計而苦思之，謂可以搗敵之虛，解蜀之紛者，特有襄漢一條路耳。日夜跂望朝廷威令一振，兵力復全，亟命偏師出襄、鄧間，可以直搗商、虢，徑薄秦、雍，此解蜀一奇也。今乃傳聞李橫跳去，李成已據襄陽，則襄漢路斷，何由插手？復聞李成經理襄陽，稍有科條，歸附漸衆，耕闢亦多。使年歲間勢且張大，則必引兵侵食荆渚，荆湖道路便復隔絕，江吳、巴蜀離而爲二。庸蜀之人雖係心於朝廷，其何能以自達？此其可憂二也。

夫一里之險而動千里之權者，地利也。然敵至仙人關，暫攻而久留者，何也？艱于糧故也。若使秦中治廢邑，聚散民，字孤恤老以益其衆，畊田疾作以益其粟，則得吾地而可守矣，入吾境而可留矣。僞齊之力未暇大舉，然必歲踐吾境者，何也？政以困我故也。輕師以索戰，而使吾有大兵久駐之勞；約賚以深入，而使吾有犇命轉輸之苦。吾所以待之者，不過斂兵依險而已，非有以逆擊之也；

①羸：原作“羸”，據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九四改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不過尾賊出境而已，非有以厚勝之也。如此數年，蜀之財力俱盡，此高（穎）〔穎〕平陳之策也^①。是其可憂三也。

緣自總領司行鹽酒之策，失羌夷之和，于是叙州諸羌攻陷諸寨，官吏殲夷，百姓奔遁。若使金人搏其胸，掎其背，四川老孺何所遺死耶？況黎、雅、石泉所在諸羌，山谷聯綿，徑道秦隴，倘使金人乘諸羌懷怨之隙，啗以金帛，約以攻我，不知何以禦之？此其可憂四也。

臣雖至愚，于此有二策焉。其一則經理興元，其二則措置荆襄。漢中之地嶮塞沃野，土壤膏腴，物力浩廣，高祖因之以基漢業，德宗資之以復唐祚，昔人以爲蜀之股臂也。今則城池丘墟，屯戍荒圯，宣司雖復差官，然亦但爲文具。守臣之寄處也，既無保境附衆之心；士伍之暫集也，又無專軍必守之計。緩急之際，果可恃乎？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爲之，相險要，塞蹊隧，環壘塹，設屯守，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，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。蜀之道所以備敵者特仙人關一軍耳，文武之衝，朝天之險，米倉之隘，非有別地以制敵之不（易）〔意〕也。借使金人盡銳力攻，前軍毀敗，事勢差跌，別無後繼，不知何以遏之乎？宣司諸人慮患不遠，敵來則憂，敵退則以爲四川恢然無復事矣。論功差賞以糜其財，差官除吏以售其私，於此大節，未嘗痛講，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來矣。日者和尚原至仙人關，退舍失地凡五百里，臣愚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？側聞陛下昨者却宣司之請，寢移司之議，臣竊壯之。願陛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，跨吳蜀要害之衝，室李成併吞之謀，專楊么舟楫之利。亟于此時治兵荆楚，使川蜀一軍當秦雍，江陵一軍拒襄鄧，（鄧）〔召〕畊勸戰，招徠流庸。俟以歲月，稍復就緒，然後六駢濟江，以爲雍容駐（驛）〔蹕〕之地。於此可以揀援川蜀，覆蔽吳會，出軍宛洛，通車三秦。是則荆楚之地，天所以假歸途而濟中興者也。若不趣行經理，一爲敵有，則巴蜀其能久存乎？吳越其能久無事乎？

議者必曰：今解潛已在江陵，王玠已在長沙，又何以別遣重臣？臣以謂解潛兵力衰單，王玠孤軍遠客。兵力衰單則勢寡怯而不足用，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。願明詔大臣差其人素能御衆，有威信方略者，然後付以此寄，使之重兵精甲，坐扼襟要，繕治城壘，訓畊峙糧，楊么不攻而自困矣，李成不戰而自蹙矣。

紹興五年十月

①高穎：原作“高穎”，據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九四及《隋書》卷四一《高穎傳》改。

論蜀中力屈疏

《〔建炎以來〕繫年要錄》卷一百三十一

蜀中之力何以屈？非兵屈之，官之冗者屈之也。非官冗屈之，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。今天塗未夷，國步方梗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即其所深異者觀之，冗賞之濫，濫與冗偕焉。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，從而潰敗磔犂之，吾國幾何而不屈乎？吾國屈矣，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？ 紹興九年八月

論外睦內彊疏

《〔建炎以來〕繫年要錄》卷一百三十四

人君所以和外國，誦海內，未有不誠而能格之者。今陛下致曲用晦，結二國之好，此正可爲之時。願陛下裕民力以豐天下之財，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，顯忠直以來天下之言，厲名節以鼓天下之氣。如是則外睦而隣好比，內彊而吾民保，足以大振宗祧矣。 紹興十年二月

上裕蜀策^①

《〔歷代〕名臣奏議》卷九十一

論天下形勢，必資之秦；論秦雍軍須，必資之蜀。秦與蜀，壤界之國也。擁四川之饒，據五路之強，而中興之大勢定矣。仰惟陛下至明旁燭，而用之以晦；大德丕冒，而用之以恭。於是結二國之信，致諸侯宗祧；徼上帝之福，錫之天下。綏靖河洛，澄一崑渭，天下胸腹也。今已據其胸腹，則號令之施，足以掩天下矣。光復大業，紹開中興，千載一時也。

臣竊謂蜀宿重兵，歲月淹久，一歲供億，無慮千萬緡。玉壘豐腴，燥於轉輸，西海羽毛，燼於器甲，而蜀人之力，日以殫矣。仰賴陛下惻怛晨興，念慮遠方。慨蜀漢宿兵之久，憐岷峨飛餉之勞，乃詔樞臣徙兵關右，全蜀父兄，亟蒙福祉，自謂可以少燕一日之閒矣。然臣竊念之，其弊猶在者，官冗是也。水濁則魚困，官冗則民亂，事要則易從，法簡則易行。且蜀之力何以困？兵蠹之也。非特

^①此策又載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“時議策”類，題作“裕蜀”。

兵蠹之，冗官病之也。蓋自軍興以來，於是有制置司之官，於是有都漕司之官，於是有州縣〔西〕〔酒〕官及催撥運米官之流^①。煩擾乎供須，崇侈乎饋問，公私焦然，物力耗竭，困匱空寡，老弱罷病，而蜀之人益以瘠矣。伏願陛下伸之以訓辭，裁之以紀極，省官併局，則益、利罕不急之負；薄賦緩征，則潼、夔有息肩之日。如是則蜀日以肥，可以餉秦；秦日以勁，可以遮蜀。中興之業，永爲萬世無疆之休。 紹興時

上恢復策^②

《〔歷代〕名臣奏議》卷九十一

嘗考荆楚之區，北臨漢沔，南薄夏廣，東界吳會，西瀕巴蜀，諸葛孔明以爲用武之國者是也。外帶江漢，內據巖阻，魯肅以爲金城之固者是也。孫權都武昌，黃龍之元，徙都建業，以陸遜輔其子鎮焉，豈非以其地形得上流之勢，依荆州之險，足以爲國之隱蔽故耶？又使步騭守西陵，程普守江夏，呂蒙守陸口，朱然守南郡，而魯肅、甘寧之徒亦復經營於資水、益陽之間。是數公者，皆天下魁傑，奇偉豪爽，萬人之英，而權悉付之以上流之任。其意蓋以爲先據夏口，則上流之形勢可全；又據楚關，則南夏之勢彌廣。夫孫權雖威行江東，據有八州，騁技賈力，不足以駕二方之雄，而劉備、曹公，天下強對也。陸遜非劉備對，周瑜非曹公對，卒能窘劉備於西陵，蹙曹公於赤壁，破壞摧辱，退步千里，夫豈有異故哉？誠以楚關爲城，長江爲池，而得上流之便故也。

仰惟陛下受命中興，恢復疆宇，大縣數百，名都十二，自河而南，悉主悉臣，光復舊業，系隆我宋。世之議者棘欲躋孔明跨有荆益之言，誦杜甫江陵望幸之句，以謂中原父老虛心注目，願望陛下朝服濟江，駐蹕渚宮。臣愚則謂其說是矣，而時則未可也。臣自岷江挈小舟，漾夔峽，泛荆渚，浮夏口，倚泊九原，廬阜督草，郡守例兼田官。已而倘佯四顧，迴眺千里，獸蹄鳥足，寂無人聲。正念戈兵斬刈，歲月污久，穡人彫傷，牛畜肆玩，則地何由闢？糧何由積？將何以奉萬乘，供百官哉？取諸岷益，則岷益鮮耗而無窮；竭諸鄢郢，則鄢郢養求之未給。伏願陛下少復俟之，加以數年，地益增治，糧益得藏，然後振旆以臨三楚，

①酒：原作“西”，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、《歷代名臣奏議》卷九一改。

②此策又載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“時議策”類，題作“恢復”。

清蹕而朝諸侯可也。更復俟之，歷歲滋久，河潼囂庶，許洛昌大，然後復皇輿於舊京，旋古鼎於〔大〕〔天〕邑可也^①。臣書生驚弱，僭論國事，輕觸宸嚴，惟陛下赦其愚，尚熟一計之。 紹興九年八月

請法太祖馭將疏^②

《〔歷代〕名臣奏議》卷二百三十九

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制兵，人主之權莫大於御將。近者諸將之兵皆總於朝廷，以隆內重之威，以銷未萌之患，其於制兵，可謂得天下之勢矣。至於御將之權，陛下英睿天縱，必有深術，非臣愚闇所能測識。然區區之忠，苟有所懷，不敢不盡。臣觀自古撥亂反正之君，皆善於御將而任使之，故能有成功而無後憂。臣不敢遠引以煩聖聽，獨以本朝太祖皇帝之事告於陛下。

臣聞太祖之御將也，結之以恩，豐之以財，小其名而重其權，少其兵而久其任。諸將守邊，每來朝，必命之坐，賜予優厚，撫而遣之，所謂結之以恩者如此。西北邊軍市之租，分賜諸將，不可坐入，所謂豐之以財者如此。郭進、李漢超之徒，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，終不以大將處之，然得便宜從事，此小其名而重其權也。李漢超屯關南，郭進控西川，姚內斌、董遵誨之徒所領兵皆不過五六千人，然任之久者多至二十餘年，少亦不減十餘年，此少其兵而久其任也。結之以恩，則其德深；豐之以財，則其力足；小其名而重其權，則其人爭奪於功名；少其兵而久其任，則人得竭其智勇。故夷狄服，邊鄙無事。今北虜議和，陛下欲偃武修文，休息南北，誠天下之幸。 紹興時

請詔史官記錄忠義疏^③

《〔歷代〕名臣奏議》卷二百八十四

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，灋然雜於羣玉之府，人莫知其所以爲玉也，及夫

①天：原作“大”，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、《歷代名臣奏議》卷九一改。

②此疏又載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“時議策”類，題作“馭將”。

③此疏又載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“時議策”類，題作“錄忠義”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祭祀則陳之，大朝會則陳之。神鼎玉磬，停儲粹清，肅然有威神姦、紂僭亂、寵靈社稷之氣。忠義之士，亦猶是也。方無事時，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；及遭變故，臨大事，蹈不測，持義明壯，截然不亂，姦夫盜子望之失氣，而宗廟社稷亟增泰山九鼎之重。故爲天子者，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，粟糧漕庾以爲之備，良夫選卒以爲之戰，而微忠臣義士以爲之守，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。故曰忠臣義士，朝廷之玉鎮大寶也。

臣竊念之，自靖康、建炎而來，將帥守宰，義人烈婦，豈無捐軀殉國，犯患觸諱，負傑異之操，如古人乎？若不及時早加褒擢，使忠魂埃滅，義骨冰漸，歲月荒老，無所討正，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嘆也。伏願陛下申詔使臣，採自靖康而來，蒙患死難，暴人耳目，較然不欺者，書之爲死節之士。復摭近日明詔之所蒐訪，周行之所論薦者，書之爲守節之士。議者以爲靖康而來閱幾歲所矣，何以研覈而論著之？臣謂孔子立乎哀、定之間，而書乎隱公、桓公之世，至於《宋史》則上括魏朝，《隋書》則遠包梁代。是蓋詢搢紳記錄之所傳，訪父老年月之所接，信以傳信，疑以傳疑，而君子猶將取之也。臣謂今之史臣，是宜考郡縣之計書，採史官之異說，質文士之紀述，參本家之行狀，則邊鄙老卒，豈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？書生詞人，豈無記高愍女之烈者乎？拾甲子年事，豈無知李新聲之義者乎？于以掇十一於千百，振已沉之幽憤，已足以討僭（判）〔叛〕，懲不軌，建宏規，立大範也。此正太史之烈，而又何疑哉？

漢高祖制詔御史：“長沙王忠，其定著令。”建元初，永寧之末，復徘徊引却，不敢輒正號位者，何也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，袁紹雖亡，劉備猶在，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。自臣觀之，操之權譎，豈知畏孫、劉者哉？特畏李固、陳蕃、李膺、范滂、孔融神明精爽，凜凜尚在，有以陰挫其脛而誅之耳，孫、劉曷足畏哉？忠義之效如此，願詔史臣時加記錄，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伏節之士，勵世有消萌之術。天聖中有顏似賢者，唐魯公真卿之裔，孫部使者以其名聞。仁宗皇帝曰：“噫，忠臣之後也，其官之。”夫唐德宗投真卿於希烈虐燄猛沸之中，如棄墜甌，無復顧惜。而我仁宗多真卿之義，乃官其孫於數百年之後，則仁宗之消萌壓難，其意亦微矣。 紹興（時）〔九年十月〕^①

①原繫“紹興時”，據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一三二補年月。

請飭邊吏各守分界疏^①

《〔歷代〕名臣奏議》卷三百四十八

古之人君，恢然有帝王之度，而其明哲英睿，足以權天下強弱利害之勢者，西京之文帝、東京之光武是也。臣嘗讀兩《漢書》，有以少識文帝、光武之用心，奮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之力，所以為後世計至深遠也。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，單于乃以尺二牘，又印封皆同廣長大，倨傲其辭，曰“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”。文帝迺復夷然安之不異也，未嘗復加大名而勝之也。光武用兵機速若神，然天覆北胡，極容隱納，胸中曠然，而外之於寒露不毛之地。臧宮、馬武誦言而欲誅之，帝惜其言，弗用也。由是觀之，是二聖人者，其真有帝王之度哉！

逮我巨宋，道德寬大，淵然有帝王之度者，仁宗皇帝是也。慶曆中，富弼以知制誥、資政院學士、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，劉六符館之。既謁虜主，退請崇侈，弼乃委曲曉之，虜謀遂折，增歲賂二十萬。弼還復命，仁宗寵嘉之，以為樞密副使。王拱辰之讒弼也，敗之曰：“弼第能弊中國以奉夷狄耳，胡功之為？”仁祖委其語，待弼滋厚，遂升右府，已而相之。臣切考漢家故事，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，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。永初中，羌有桀心，剝亂西鄙十有四年，靡二百四十萬億。永和之末，復經七年，八十餘億。段紀明之平東羌，凡百八十戰，而費四十四億。

由是論之，王拱辰以增幣為中國之弊，是蓋不知自漢以來，屯戍轉輸，歲與虜者，其費可勝支哉！吳克齊，子胥懼；晉侯敗楚，子燮弔。趙孟先楚，信聞諸侯；悼公和戎，威伯中夏。然則天下利害強弱之勢，不即其隱密之所而逆制之，幸於一勝而忘其敗，姑恃其細娛而忽其大憂，此固有天下之至禁也。臣又嘗考唐之中葉，方鎮狃然，狙恩恃功，侮慢不忌。唐之巨臣，引兵而戰魏博、折鎮冀、臨菑青，然皆暫馴而復擾，陽假而陰携，困而不支，唐日以微。論者乃謂其源肇於天寶、乾元之初，其流漫於大曆、貞元之后。自臣觀之，太宗所以為後世計者過也。左舉而頡利亡，右舉則高昌亡，中舉則吐谷渾、薛延陀之衆亡，唐之武威亦能振於天下矣。迺復悉卒並軍，而身博之於遼水之上。夫太宗侈於用兵而厚於

①此疏又載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“時議策”類，題作“和好”。

費天下之力，其毒延於代宗、德宗之世，日鬪天下之士，而唐之謀臣不知所以解之也。方鎮之士復專兵一方，共起而危唐，而唐之謀臣不知所以禁之也。唐日鬪天下之士以弊方鎮，方鎮鬪河北之士〔面〕〔以〕弊唐^①，〔而唐日〕以微也^②。臣故曰唐太宗所以爲後世計者過也。故曰，天生五材而用之，力盡而弊之，不可復振，此有天下之至禁也。

臣切伏覩陛下講信締好，以交兩國之歡；寢兵休士，以重萬民之命；省征伐之用，肥仁義之訓，綏靜方國，以承天休。然則陛下之神謀昭鑒，固知兵力之不可盡，而〔恩〕〔思〕有以畜之也；固知天下之力不可費，而思有以息之也；固知後世生事邀功之臣開邊以羸中國，而思有以戒之也。然區區之愚，尚有謁焉。宋國不競，楚國請交；羊祜務德，吳人胥悅。一境交和，國家賴之。伏願陛下飭邊吏各守分界，無隱姦，無專利，無邀功，以仰副陛下睦隣好、紓吾民之嘉惠，永爲萬世不窮之休。 紹興九年十月

漱玉巖記

《〔全〕蜀藝文志》卷三十九下

自古常言“天不負人”，吾初不甚信。吾曩游大學，不啻六千三百日，如古所謂屈原、賈誼、揚雄、韓愈、柳宗元輩，吾亦頗識其面目。及得一第，則枯冷羞澀，幾笑破人口。比來此中，持手版謁上官，奔走匍匐，作主簿、少府模樣。燕居作樂，則搖口吻，弄語言，以佞貴人，而覓所謂舉狀者。嗟乎，其局促如此，則天果不負人邪？

然飽聞閬中奇山川，而賢士大夫最多，亦復把酒自慰。一日，登錦屏，拏舟嘉陵江，步至占星巖，徘徊縱觀，倚老松，卧恠石，往往摩腹一笑。然是三境之游，須廢吾一日糧，吾不得與女旦莫相從也。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墻壁外，乘興步履，從小奚奴直謁賢主人，脫衣散髮，坐巖腹，酌酒賦詩，相與作物外笑樂。酒醉發狂，即呼天大笑曰：“天乎，真不負喻汝礪矣！”

①以：原作“面”，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改。《歷代名臣奏議》卷三四八作“而”。

②而唐日：原脫，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六五、《歷代名臣奏議》卷三四八補。

吾嘗謂富樂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，而山川恠奇，煙雲竹石，詩酒風月，唯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。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，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。吾零落荒山，鬱鬱無聊，賴有錦屏、嘉陵之雄偉，占（聲）〔星〕、漱玉之幽勝^①。所謂閩之四奇者，吾皆得而有之。他日解官，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一物，驅老鬚，獨負四物以歸，朋游故舊，從吾覓閩中土物，吾則與之飲酒，取吾詩而歌之，則是四境者，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。當使鄉人之老者執爵而言曰：“吾鄉素乏佳山水，公持此以歸，敢爲公壽，且爲吾鄉人賀。”族人之老者揚觶而言曰：“吾家素貧，無一箇錢。汝今得此以歸，請爲吾族人賀。”而後之好事者，當呼吾爲四奇先生。

杜工部草堂記

《成都文類》卷四十二

紹興己未，天子（憫）〔憫〕然念全蜀之民久弊於兵^②。會成都請（師）〔帥〕，上問於二三執政，欲掄文智武略閎博之士，俾之保惠而鎮綏之，以休寧其父兄子弟，以厭其疆場戎翟之不嘉靖，以紓予憂。翼日，宰相選第一二臣以聞，上弗許也。已而曰：“朕得其人矣，習先王之典章憲度，重之以篤實任事，無易張燾者，維予寵嘉之。第蜀連遠，燾能爲朕行乎？其以朕意召而諭焉。”宰相〔會公於政事堂〕，具述上旨，公作而言曰：“上有詔，燾敢不承？”宰相又曰：“公毋遽，俟聚堂^③，尚熟議之。”公曰：“〔維蜀之壞於秦，維秦之毒於不信不武之戎翟，日者雖謁和矣，自燾策之，未敢任其必信也。〕上乏使而命燾，燾其行矣，奚議之爲！”宰相以公語聞，上太息良久，曰：“朕顧張燾〔學〕術（學）行能，是應陪禁闥，策大事，其去朝廷非是。”而公請行益勤，于是制詔中書門下^④，以吏部尚書張燾爲寶文閣學士、知成都府兼安撫使。公頓首奉詔，入辭殿中，具奏所以飭正蠱敝、恢宏中興之策。上嘉納之，天語褒異曰：“朕當置諸座右。”且得旨，浮荆鄂，道夔巫以入蜀。公行至京口，乃更請由宋汴，走函洛，歷崤渭，遐矚乎

①星：原作“聲”，據《全蜀藝文志》卷三九改。

②憫：原作“憫”，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卷一二二改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③俟聚堂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作“翼日復會”。

④中書門下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作“丞相御史”。

二周三秦之形勝，因得與宣撫司規所以隱蔽扞衛庸蜀之計，詔從之^①。

入蜀之初，乃推上之所以夙寤晨興，念慮遠方之意，與夫所以臨軒慰遣、憂勤寬大之詔，鏤板宣布。蜀人呼舞，至相與泣下。居無何，敵人果寒盟，盛夏穿塞，霍蕩三（轉）〔輔〕^②，巴蜀震動。當是時，關門廢備，儲廩單耗，有司責糧急甚，人心寒懼。公乃下令代以官粟，至秋償焉，軍食豐盈，民不怨疾。蜀距行在所幾萬里，都邑解慢，諱職不問。大吏養交，以苟簡爲便民；小吏惰偷，以督責爲生事。事滋不治，民冤無愬。上因命公，寬恤全蜀。公性儉勤厲，練核庶務，乃引四路之訟而親決之。領略判斷，支分葉解，千縷萬牙，細見毛脈，是非美醜，各聽分位。

間者鹽酒之法日益廢壞，吏務便文，民困月額，父媼流離，（噉）〔噉〕天不聞。公唏然曰：“煮海榷酤之弊極矣，知所以張之，而不知所以弛之，知所以用其利，而不知所以捄其弊。州縣之吏，揆書錯數，計日而責焉，殆未有以慮之也。其何以支悠遠，厚死亡，隱西南而誅敵人乎？”亟狀其事以聞，有詔嘉許。於是〔委〕州縣奔走事令，緒求盈虛，損浮蠲乏，人不告病。

庚申之春，歲惡蜀饑，東山之民羸餒日甚。公命海惠僧真惠作饘粥廩給之，賴以全活者亡慮六萬餘人。又命真四場於城中，逮鰥分貧，殷茹窮燥，閉糴之豪，不敢牟利。惟公恫視蜀人之疾苦，必思所以拊摩而飲藥之，其要在於建畫長利，存定窮寡，（販）〔販〕伐貪濁，扶起廢滯，以爲屏維四川悠久亡疆之計。於是乎絀殘吏之程督不時、前期邀功者，蒐汙吏之冒濁苟容、漁奪百姓者，振士大夫之淹滯、而開其磨勘陞改者。章（游）〔游〕聞，詔皆賜可。

嗟乎！蜀大國也，泉流甘清，土壤肥好，士嗜書、工文章，民（服）〔服〕水溉田，粟稻麻（密）〔麥〕，隣伍往來，盤餐酒漿。自虜結難，而蜀人始騷矣。逮公保釐而來，細意養活，財貨運行，諸產遂長，士農工賈各有次行，而人始得以飲食滋味。嗟乎，公之德於蜀如此！而意猶未厭也，復念文翁以道訓蜀，諸葛武侯以義保蜀，張忠定公以鉏惡表善治蜀，乃即其廟宮而治新之，辛勤拭刮，不

①“具奏”至“從之”段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作“且奏立言：‘臣請絕淮泗，遵宋汴，眺函洛，歷崕渭，少觀吾故都中區之形勝，而陰察夫翟人謁和之信誕，因得與宣撫司規所以隱蔽扞衛庸蜀之計。’上許其忠，目送之行。至秦，迺曰：‘宣撫公，天下才也，吾之畏友也。’二公相見歡甚，商所以踞險毀敵之策，無一不諧者”。

②霍蕩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作“鈔撥”。

留昏埃，神來神去，照映羽衛。

居頃之，又語其屬曰：“杜少陵詩歌一千四百有餘篇，考其志致，未嘗不念君父，而斯民是憂。顧其祠宇，距城不能五里，騫陟摧剝，何以昭斯文之光？予甚自愧。”乃斥公帑之餘費，弗置府藏，弗勤民力，命僧道安董其事增飾之。慮工一千五百，計泉八十萬有奇，創手於紹興庚申八月丙戌，訖季冬之乙亥告成。斷石爲碑二十有六尺，鐫其詞於堂之四周，次第甲乙，毛末不欠。

辛酉孟夏，汝礪以職事見公，授〔受〕之次，飯於誠正堂^①，公曰：“屬治草堂小異，吾儕盍往觀焉？”飯已，肩輿出郊，謁先主、武侯闕宮，遂入草堂，弔少陵之遺像，置酒滄浪亭。亭並浣花，竹柏濯濯可愛。縱觀詩碣，公顧曰：“考石多所日矣，願得公文以紀其事。”汝礪謝曰：“公自妙齡注鼎科，居久之，升柱史^②，遂司帝謨，作典誥文書，抗直議^③，斥天下之病，〔比〕〔此〕開物成務之文，而汝礪所難也。”辭不可，則論著之。

昔之風人，叙君臣父子而訓之禮，比兄弟朋友婚媾而詔之義，〔哀〕〔哀〕宗廟常享牲器，賓旅禮樂，征伐戍役，宮室幣帛，衣服池臺，藪澤鹽耜，鳴蜩酒醴^④，而制之數，善焉鼓舞咏物之，不〔已〕則譏切箴誨之。尹吉甫、召穆公、仍叔、史克、嘉父〔之〕流，愁棲乎怨思，昌美乎誦聲，是皆切讚美惡，分擘善敗，典圖崇替而鑑燭後世也。少陵之詩，故亦如此，根於忠信孝弟，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。其紆餘扶疎，宛轉附物，雍容而不迫，愔愔乎如揖遜議論，冠佩於一堂之上，父坐子立，離離俞俞於閨庭燕豆禮樂之間。至夫陳古〔今〕悼〔今〕，勸直而懼佞，抑淫侈倖巧而崇節義恭儉，槁焉曾傷，愍惻當世。婦子老孺之騷離，賦歛征戍之棘數，哀怨疾痛、愔慙隱閔亡聊之聲，不翅迫及其身而親遭之。其於治亂隆廢^⑤，忠佞賢否，哀樂忻慘，起伏之變，衍迤縱肆，無乎不備。忽忽乎其能化也，就就乎其通道達物也，越越乎其總一神明而貫通萬類也。游之於肯綮衆虛之間，〔寓〕〔寓〕之於無所終始之際，激之以海水蕩涵、飛雲屑雨之聲。吁！不得盡其極也。

①飯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作“侍飲”。

②居久之升柱史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作“不二十年”。

③抗直議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作“論大事”。

④鳴蜩：《成都文類》作“鹹梅”。

⑤隆廢：《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》作“崇替”。

《易》曰：“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。”嗟乎，非以盡天下之至變，何足以成天下之至文也哉？斯文也，倘使申公傳之，李克受之，河間獻王陳之，而吳公子札觀焉，則昭陵之所以帝，天寶之所以微，肅、代之所以中興，次爲雅頌，釐爲變風，坐而第焉可也。今公治蜀，其所以憂恤斯民之心，見於施置如此，此其所以眷眷於少陵之詩乎。故曰，“再光中興業，一洗蒼生憂”，誠公之志也歟！〔故並書之。年月日，仙井喻汝礪記。〕

義勝軒記

《成都文類》卷四十四

錦官楊公南叔強，當紹興間，得異石涪陵，有鐫字三，曰“義勝利”云，蓋秦觀少游書室中物也。急携以歸，築室聚書，以“義勝”號之。詔其子嵩望、從望、泰望、民望考古論著於其間。紹興戊午，喻汝礪客于叔強之方庵，日從叔強父子誦古人之義不置。它日謁歸，叔強謂汝礪曰：“先生將還跨黿，於吾‘義勝’未有以存之，盍圖之？”辭之不可，於是爲之言曰：處約者道必遠，嗜利者毒必厚。卻至居賄而亡，子文逃富而昌，秦后多車而奔，晏嬰惡富而存。甚矣哉，利之溺人也！學者之所當察也，學者之所以自誠而明者也。誠則一，一則不惑，於是乎知天下之輕，萬物之細，死生之一，而變化之無所終始也。飄搖乎詩書，暴浣乎道義不可奪之節，饜足乎肘見之衣、一豆之食，而偃蹇乎竊秦之爵、千乘之富也。至於不幸，而滴然值乎患難困阨死生之變，蓋將仰而歌，歌而笑，洸洸乎有以樂而安之也。此無他，義足以勝也。故曰孟軻勇於義，不可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。夫勇於義，則人不能飲我以利矣，其誰攻之？養生者，氣不勝則邪攻之；爲國者，道不勝則敵攻之。朝廷之上，忠正壯長，讒邪斯盡，賈區欲利、貪沓（微）〔冒〕沒、〔妖〕幸之人^①，莫不市于其間。彼怙詐力，出怪勇，曾不能侔強于我也，夫又安能我勝哉？非幸人之莫己勝也，貯義於朝廷，而流其華澤以四注于天下，天下之從我也，猶河之下砥柱而屬之海也。此學者之所留意也。

夫學者，所以學爲天下者也；義者，天下之藩籬也。岷益志義之士何武、李固、譙（元）〔玄〕、李業、費貽、馮信、任永、王嘉、王浩之流，殺身覆族，不以漢釣利，蓋有三仁之英烈，而世之論者咸以義士壯之，予固惑之也。蓋嘗

①冒沒妖：原作“微沒”，據《成都文類》卷四四改、補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〔咏〕〔咏〕咏二三丈夫之風致，羞篡逆，折暴悍，不義之臣釋劍聽臯。幸遇吾夫子之予之，侔於夷、齊、比干間，謂之仁人，非借之也。伯夷、叔齊叩馬首諫武王，太公曰“義人也”，扶而去之。仲尼則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由是論之，夷、齊義人也，而吾夫子固嘗予之以仁矣。故曰：“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。”曾子於是言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忠近義，恕近仁，是二名也，吾夫子固嘗一之也。

建始、元始之間，天下號令賞罰之柄，一則敬侯，一則曲陽侯。方是時也，亢義益固，截然不撓者，（東）〔樂〕昌侯耳^①。蜀（侯）〔郡〕張（康記訖）〔匡詭〕王鳳之功以獵漢氏^②，棘以險語毒商，商之遽亡，而漢遂微。成都羅哀者又復撓附曲陽、定陵，廢著鬻財，往來巴漢中。予嘗醜二子狃行不義，以羸其國，而恨未有以討之也。及觀李元禮以義死漢時，宦寺圍塞天下，士痛負不敢言，蜀郡景毅以其子（願）〔顧〕為膺門生，迺自表免歸，時人義之。予於是尊博毅而卑畜二子也。

蜀之富人鮮車怒馬，（弟）〔第〕以乾沒取勝。叔強之居，左馬醫，右酒肆，而前博戲也，乃復閉關垂簾，寂如無人，守靜味道，澹然虛夷，獨于教子甚勤，於利則甚疾之也。雖復四子同年以妙歲注科第，叔強嗜義之心益勤也。每日刻退，維仁義之訓，以熏沐其中，而猶以為省也。故予於四君〔子〕者，特以忠義大節勵之曰：“軒冕在前，非義不榮；斧鉞在後，義死不避。”惟四君子者，尚有以厚取之勿屑也。

鼂叔用詩集序

《南宋文錄錄》卷十四

余曩游都城，于鼂用道為同門生。後三十六年，識其子公武于涪陵，又二年，見之于武信。愛其辯博英峙，詞藻藹如也，因與之善，初不知其為用道子也。一日來謁曰：“先公平生多所論著，自丙午之亂，埃滅散亡。今所存者，特歌詩二百餘篇。涪陵太守孫仁宅既為錢諸忠州鄴都觀^③，官然林木之間矣。敢句

①樂昌侯：原作“東昌侯”，據《漢書》卷八二《王商傳》改。

②張匡：原作“張康”，係避太祖諱改，今據《漢書》卷八二《王商傳》回改。

③宅：《南宋文錄錄》卷一四作“定”。以下改、補字，並據是書。

先生一言以發之。”余亟聞其語，謝曰：“願聞先君之所以含詠而獨游者。”

公武于是出其家譜牒，乃知其先君名冲之，字叔用，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。余于是聳然曰：“是必吾用道也邪！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。”已而追懷平昔周旋之舊，蓋自京師之別，絕不相聞。今乃幸與其子游，又獲觀其所論著，爲之慨歎者久之。嗟乎！余安得不爲吾用道一言哉！方紹聖之初，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，離讒放逐，晁氏羣從多在黨中。叔用于是飄然遺形，逝而去之，宅幽阜、蔭茂林于具茨之下，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。暨朝廷諸公每欲起之，迺復任心獨往，高挹而不顧，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。至于疾革，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，曰：“是不足以成吾名，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。”由是觀之，叔用之所以傳于後世者，果于詩乎？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，而深于道者矣。

宋興五十載，至咸平、景德中，儒學文章之盛，不歸之平棘宋氏，則屬之澠淵晁氏。二氏者，天下甲門也。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，飛詞禁苑（之）〔垂〕二十年。當是時，甄明舊儀，緒正禮樂，一時詔令，皆出其手。于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，非六籍之英，則三代之器也。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，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，宋宣獻以爲世掌書命者，惟唐新昌楊氏，及見其子，而晁氏繼之。至慶曆中，遂參大政，議論深博，識者韙之。然則叔用以文莊公爲曾大父，以文元公爲高祖，其家世風流，人物之美，淵淳浚深，蓄厚而發遠。自王文獻、李文正、畢文簡、趙文定四公富有百氏九流之書，而晁氏尤瓌富閎溢，所藏至二萬卷。故其子孫燁掌勳志，錯綜而藻繪之，皆以文學顯名當世。

余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，朝章國典，禮文損益，靡不貫洽。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，溫厚足以代言，淵博足以顧問，則以詩鳴者，豈叔用之志也哉！雖然，叔用既以油然棲志于林澗曠遠之中，寓事寫物，形于興屬。味其風規，淵雅疎亮，未嘗爲悽怨危憤、激烈愁苦之音。余于是有以見叔用于晦明消長、用舍得失之際，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。嗚呼！所謂含章內奧而深于道者，非耶？

秦漢以來，士有抱奇懷能，流落不遇，往往燥心汗筆，有怨誹懷悵沈抑之思，氣候急刻，不能閒遠，古之詞人皆是也。太史公作《賈誼傳》，蓋以屈原配之，又裁錄其二賦焉；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，固結天下之具，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、斬艾天下之術，則遷有所不錄也。何哉？豈遷之意謂誼一不平于其中，遂哀怨噎鬱，涕泣以死，借使文帝盡用其言，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于天下乎？惟深于道者，遺于世而不怨，發于時而不怒，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于世者也。嗟